詩疑辨證

四

俱有據周禮司儀職凡諸公相為賓致饗食左傳公與晉侯燕于河上知諸侯相與饗燕俱有據左傳穆叔如晉晉侯饗之季文子復命公饗之聘禮公與賓再饗一燕燕禮燕已之臣子知諸侯於聘問之賓及自與羣臣饗燕俱有饗燕之禮備矣朱傳非無據耳

苹

毛傳曰苹蓱也是苹為水草也鄭箋訓爲藾蕭是苹為陸草也攷爾雅原有二訓一曰苹蓱其大者蘋郭註水中浮萍江東謂之薸詩曰于以采蘋一曰苹藾蕭郭註

陸疏本正相合朱傳則云青色白莖如箸去葉字顛倒白色兩字義訓大别則不知朱子何所本也

嘉賓

經止言嘉賓而序言燕羣臣嘉賓孔疏謂序之羣臣即經之嘉賓並言之明君羣臣亦爲嘉賓也范逸齋曰於朝曰君臣以名分言也於燕曰嘉賓以禮意言也黃實夫曰以上下之分言則謂羣臣自燕飲之禮言則謂嘉賓之言亦明晰故朱子從之當已張橫渠引漢光武友嚴光爲証云禮有仕而未受祿者不純臣之道范淳夫曰羣臣在位者嘉賓聘而未受祿者分已仕未

讀示我周行之示爲寘謂當寘於周之列位亦似指嘉賓爲未在位矣意此詩本爲士之始進者而作其後燕羣臣嘉賓而通奏之歟

周行

毛傳曰周行至道也王肅述之曰謂羣臣嘉賓也夫飲食以饗之瑟笙以樂之幣帛以將之則能好愛我好愛我則示我以至美之道矣謂示我以至美之道鄭箋曰示當作寘寘置也周行周之列位也好猶善也人有以德善我者我則置之於周之列位言已維賢是用孔疏曰中庸曰治國其如示諸掌注云示讀如寘之河干之寘寘置

也是示賓聲相近故誤為示也易傳者以其上下皆曰嘉賓此獨言之明有異也又大東卷耳並有周行之文皆為周之列位此不得異且下云視民不恌乃作視字此則為示明其不同也且聖君賢臣講道之樂觀其垂法道教宏深非直燕曰話言而已明是據今嘉賓本其賢德由其先有善德置之于官緣此皆賢所以燕饗此章本其賢下章言其法上下相副于義為長故易傳也謂箋義為長歐陽永叔曰鄭改示為賓遂失詩義李迂仲曰此言人臣樂君之燕饗何為至此方賓於列位所辨皆當朱傳曰周行大道也意與毛近謝疊山曰古之聖賢無一時而忌學問無一事而非道德鹿鳴之具樂將幣人見其和樂而已不知所望于嘉賓者講聖人之道德談先王之禮樂皆相示以道也朱克升曰道者日

用事物當然之理日用之間坦然可以由之者也闡發其義可謂詳矣許白雲以下之德音為有德之言即示我之周行尤為明快又殁緇衣子曰私惠不歸德君子不自留焉詩云人之好我示我周行鄭注云行道也言示我以忠信之道王安石依此註釋詩時未睹毛詩故本國語立說其義稍偏不若至道大道之尤包舉要與毛傳不大相異及箋詩而易之未見其勝

蒿芩

毛傳曰蒿菣去刃切也蓋本爾雅爾雅注郭璞云今呼青

蒿香中炙啖者為菣孫炎云荆楚之間謂蒿為菣是也又陸疏云蒿青蒿也荆豫之間汝南汝陰皆云菣也本草綱目曰諸蒿皆白此蒿獨青二月生苗莖葉俱深青七八月有黄華甚細結實如粟米然則蒿之類不一惟青蒿得專蒿名今詩直言食野之蒿則為青蒿可知毛傳又曰苓草也不指為何草孔氏引草木疏曰莖如釵股葉如竹蔓生澤中下地鹹處為草真實牛馬亦喜食之陸釋文引説文曰蒿也然則此詩二章之蒿固為蒿

慨於天下後世則已矣知與不知誠有不足計四牡詩人以有功見知則說何其沒沒也蓋不得乎親不可以為子不得乎君不可以為臣況人臣將命而出以適異國可不見知於君哉樂羊攻中山三年而拔之反而論功文侯示之謗書一篋羊再拜曰此非臣之功君之功也四牡之使臣非樂夫君之知其功樂夫君之知其心也

推行序說於人君用人行政之道未嘗無補然皆論既作此詩之功而非所以作此詩之義夫人臣自有當盡之分初不期上之見知而後勤於其職及有功見知而說固亦人情之常若人君之勞使臣亦為君之道所當盡不期下之說而後勞之也茍期下之說而後勞

之則其意已不誠而所為殷勤慰勸者盡屬虛文此漢唐以來賢君駕御英雄之術豈先王之所以待臣也哉朱子譏序語踈而義鄙固非太甚也

鵻

毛傳曰鵻夫不也鄭箋曰夫不鳥之慤謹者也鄭實申明毛義而毛則本爾雅也爾雅隹其夫不舍人曰鵻一名夫不李巡曰夫不一名鵻今楚鳩是已但攷郭璞爾雅注曰鵻今鵓鳩而呂記朱傳引郭註俱云今鵓鳩嚴

桑論鵻有十四名隹其也鵓鳩也祝鳩也鳺鴀也鶌鳩也鶻鳩也楚鳩也鵅鳩也荊鳩也乳鳩也鵱鳩也𪇆鳩也鶟鳩也鵻也方言鵴鳩謂之鸊鷎陸疏幽州謂之鷍鶥竝列鶌鳩鵓鳩二名夫鵓鳩之名爾雅注疏廣雅方言俱無之許氏說文并無鵓字惟玉篇有之云步忽反鵓鵓鳥不言是鳩名埤雅則辨鵓鳩非鳴鳩亦不言與祝鳩為一鳥未知呂朱何據而遂改郭注也然既有楚鳩鵓鳩之名陸疏亦云夫不一名浮鳩則鵻固鳩之類矣又毛傳於南有嘉魚篇曰鵻壹宿之鳥也鄭箋曰壹宿壹於其所宿之木也李迂仲曰陳翥以為壹宿

為謀咨義為度咨親為詢忠信為周是為六德毛傳曰忠信為周訪問於善為咨咨事為諏咨事之難易為謀咨禮義所宜為度咨親戚之謀為詢兼此五者雖有中和當自謂無所及則成六德毛據二傳以釋詩反變二傳以成已說也攷尚書大甲曰自周有終蔡傳引魯語以釋之詩鹿鳴示我周行禮記引之鄭注亦云示以忠信之道彼都人士行歸於周毛傳曰忠信也是皆忠信為周之說也尚書堯典疇咨若時登庸疇咨若予采國

周者非但謂周徧而訪於善乎外傳言忠信為周而無
訪於善之說安知所謂咨於周者非但言問於忠信之
人乎惟以周為周徧則訪於善之說可通以咨為咨訪
則忠信之說可通合而言之實難為之解矣易上傳曰
知周萬物下傳曰周流六虛月令曰周視原野仲尼燕
居曰使女以禮周流無不徧也左傳曰周麾而呼周行
天下皆周徧之義也易曰齎咨涕洟書曰下民其咨小
民惟曰怨咨皆不必訪於善也左傳紀侯諮於魯桓

豈善人乎哉少牢饋食大夫先與有司諏丁巳之日又
諏士然後卜日諏日諏士皆曰諏不獨事曰諏矣易以
作事謀始繫於訟似有患難之意然易爲君子謀君子
所處豈皆患難乎書洪範曰汝有大疑謀及卿士庶人
君陳曰爾有嘉謀入告於君則凡問人告人皆曰謀矣
盤庚曰予亦拙謀女不謀長詩小旻曰謀之其臧謀之
不臧則拙與長臧與不臧又皆曰謀矣左傳曰度德而
處之固知所度者爲德耳詩巧言曰他人有心予忖度

之讒人之心豈有善乎書曰詢於衆詩曰詢於芻蕘豈皆親戚乎舜典曰詢事考言則咨事亦曰詢大禹謨曰弗詢之謀勿庸又曰詢謀僉同後漢馮衍傳曰詢忠智之謀則以問於衆謀為詢矣洪範論五事之德聰曰作謀則凡咨事咨義咨親皆可曰謀矣說文以謀事為咨則咨與謀通又以詢為謀則詢與謀通又曰諏聚謀也則諏與謀通玉篇曰度算謀也則度與謀通故爾雅咨諏詢度合圖究慮訪而訓為謀也惟晉語曰詢於八虞

咨於二號度於閎夭謀於南宮諏於蔡原訪於辛尹各為分別然亦謂諸人之善皆足備採訪耳不然二號固為善矣餘皆不可謂善人乎然則三傳一無足取歟分言之則諏有聚議之意其事不一故貴諏也謀有計畫之意難不可輕處謀之宜審也度有體量之意木則工度之禮則主撙之矣詢有究問之意由親以及疏由近以及遠焉各有本義合觀之則四章之旨總欲使臣之審詳體訪不使下情壅於上聞耳詩人之言原不必過為執着也

師傳而申明內傳之義亦非相為背也惟咨事為諏而事必欲其鮮明潤澤故以如濡為喻（毛傳如濡鮮澤也）咨難為謀而難必處以柔和調直故以如絲為喻（毛傳如絲調忍也）禮者義之實也釋回增美故沃若（毛於衛風云猶沃沃然）以喻咨禮親族九族尤貴調和（毛傳均調也）故既均以喻咨親君教使臣於四章各有一義而咨訪之道亦大略備矣朱子論詩多有不取義之興此詩以為賦而亦若不取義也者故曰沃若猶如濡也無乃太簡乎

常棣

爾雅一書訓釋最古為功於詩書者不淺釋木曰常棣
棣舍人曰常棣一一名棣郭注今關西有棣樹子如櫻桃可食是
此詩與采薇之棣也又曰唐棣栘舍人曰唐棣一名栘郭注今白
栘也似白楊江東呼夫栘則詩何彼穠矣與論語之棣
也毛傳據以釋詩當已宋子京曰世人多誤以常棣為唐棣常棣及兄弟用之
唐棣栘也栘開而反合者也此兩物不相親陸農師曰凡草木之華皆先合而後開惟唐棣先開而
後合常棣華萼上承下覆甚相親爾棣从隶言華萼相承輝榮相隶也所辨皆明韓詩曰

方於反最古左傳三走華不注在濟南城東南伏琛齊記引摯
虞畿服經云不與詩鄂不之不同李白詩茲山何峻秀
彩翠如芙蓉固因華跗而擬之也吳興有餘不溪亦讀
柎漢書陌上桑使君謝羅敷寧可共載不與敷夫協隴
西行伸腰再拜跪問客平安不與愉隅協皆古音也荀
子簡然易知而致有理者與君子所敬而小人所不與則協補美切
爾雅雝其鳺鴀舍人曰雝一名夫不則為方浮方鳩二
切說文鳥飛上翔不下來也則為俯九切晉書汲郡人

不音弗是不之音柎實為有據但音相近而義相遠歐
公謂巳言鄂則足見相承之義此本其意以闢之也蓋
傳言外見者即指華之外見非別有一物也鄭言承華
者曰鄂則鄂與華巳為二物因以華之覆鄂鄂之承華
喻兄之愛弟弟之敬兄其義自相配今常棣有華矣又
有承華之鄂復有鄂足之柎不且有三物耶鄭以鄂足
比弟華比兄將經文之鄂果何所比耶王肅云不韡韡
也歐公從之而李迂仲遵楊龜山之說謂常棣之華至

可以寤歌衡門可以棲遲公侯不足奪其志金玉遂致韜其音爾夫人君撫有方夏知獨治之不可久也必與人共治之知獨守之不能固也必與人共守之天地交而成泰君臣合而道隆苟非忘勢分絶嫌疑盡其尊賢貴德之誠極其歡欣和説之意彼朋友安肯顧我哉故下文速字顧字無遠字纏綿懇至篤厚慇懃無非所以完求字之義也至孔氏曰肥羜釃酒謂燕禮燕禮主於飲酒無飯食此簋盛黍稷是食禮可知周禮地官舂人云凡享共食米則享禮有黍稷推此以明兼有享矣謂是詩兼有食

享禮何楷曰享禮烹太牢以飲賓體薦而不食爵盈而不飲几設而不倚食禮無樂有飯有殽雖設而不飲燕禮一獻之禮既畢皆坐而飲酒其爵無算也其樂無算也此詩言肥牡肥羜是用太牢則同於享言陳饋八簋籩豆有踐則同於食言有酒湑我無酒酤我是無算爵言坎坎鼓我蹲蹲舞我是無算樂則同於燕兼是三者而備之蓋禮之隆也推明其義攷諸經文當或然也

酤

毛傳曰酤一宿酒也鄭箋曰酤買也孔氏曰毛以為言無酒明是卒為之故云一宿酒蓋於時有之箋以經傳無明一宿酒為酤者既有一宿之酒不得謂之無酒論語曰酤酒市脯不食是古買酒為酤酒故易之為酤買也左袒鄭說范逸齋曰以天子之貴固無買酒之

理且周之盛時羣飲者有禁周官萍氏幾酒謹酒亦禁其祀禁無節者耳至孔子時乃有沽酒市脯不食之說意周衰時始有此事不然自春秋以來國君用市利者多矣未有榷酒至漢始榷疑漢以前未如漢之盛鄭氏漢人遂以酤酒釋經其釋萍氏幾酒亦謂察沽買過多者蓋未攷其時之先後耳

之說甚辯今攷前漢食貨志義和魯匡曰詩曰無酒酤我而論語曰酤酒不食二者非相反也承和之世酒酤和旨周衰酒酤惡薄不誠是以疑而不食由是觀之康成之說不為無據

淮南子氾論訓出於屠酤之肆史記吳王濞傳周卬者下邽人亡命吳酤酒無行前漢武帝紀初榷酤皆為賣酒也

故蘇傳呂記朱傳皆從之嚴粲曰設言縱使無

吉圭惟饎之圭儀禮饗辭作圭為則是圭字作蠲音韓詩作吉圭是皆與毛傳相發明者也今攷儀禮士虞禮注亦作吉圭為饎周禮疏大戴禮注又作絜蠲為饎則董說誠可據而吉蠲二字未必有深義耳呂記又載王氏曰吉言諏日擇士之善蠲言齋戒滌濯之絜朱傳亦從王說劉氏諏日者君臣諏謀祭日于旬有一日之先至次日乃卜所諏之日吉否如少牢饋食大夫先與有司諏丁巳之日至明日乃筮其日之吉凶也擇士者大射於學宮以選與祭之士齋戒謂七日齋三日戒之類滌濯謂溉濯祭器埽除宗廟之類博徵典禮以證其義不知詩意

固如是深奧否本句四字上二字具如許儀文下二字只說一事何不相配若此耶

采薇篇

序曰采薇遣戍役也又曰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玁狁之難以天子之命命將率遣戍役以守衛中國故歌采薇以遣之以出車以勞還杕杜以勤歸也此詩兼命將率者是已然已別將率於戍役之外矣鄭氏出車箋謂遣將率及戍役同歌同時欲其同心也反而勞之異歌異日殊尊卑也是已然亦以戍役為專指士卒矣孔

氏更申序言遣戍役之意謂將率者與君同憂務其戍
役則身處卑賤非有憂國之情不免君命而行耳文王
為恤之情深殷勤於戍役簡略將率夫將率者所以統
率士卒者也將率得人而後士卒用命秦用孟明而晉
人不出矣將率不得人則士卒亦無功魯使侏儒而邾
師肆毒矣况夫士卒亦具天良將率非無私念時當其
盛汝墳之婦人知父母政有不平北山之大夫歎賢勞
文王用兵烏得重士卒而略將率者哉竊意首序所云

也王安石直以為陽用事而李樗譏之要亦知十月之有陽而言之不免太過爾

一月三捷

一月三捷句毛氏無傳鄭箋曰一月之中三有戰功謂侵也伐也戰也孔氏引三傳及周禮以申之攷左傳云有鐘鼓曰伐無曰侵皆陳曰戰穀梁傳曰拘人民驅牛馬曰侵斬樹木壞宮室曰伐公羊傳云觕者侵精者伐周禮大司馬職曰賊賢害仁則伐之負固不服則侵之

所言侵伐戰之説互異而侵之與伐伐之與戰事既不同名亦各别未有一事而既以為侵又以為伐又以為戰者也況用兵之法侵伐戰之外據左傳尚有得雋曰克弗地曰入用大師曰滅而周禮九伐尚有眚有壇有削有正與殘有杜與滅何以皆不及之而獨知為此三者乎李迂仲之説曰一月三捷非果有三捷但言士卒之銳皆有勝敵之心欲其如此最精夫州吁之阻兵安忍也擊鼓有死生契闊之悲文王之奉命遣役也采薇有一月三捷之願豈士卒之心有

異哉上之人所以使之者異耳此誠不待兩軍相當而勝負存亡之機已決矣

小人所腓

毛傳曰腓避也鄭箋曰腓當作芘言戎車者將帥之所依乘戍役之所芘倚孔氏申箋易傳之意曰腓傳文質略王述之曰所以避患也鄭以君子所依依戎車也小人所腓亦當腓戎車安得更有避患意故易之為芘謂依廕也引左傳定七年云公家之庇廕為證固以箋義為長矣攷腓亦作萉音肥班固幽通賦安惱惱而不萉文選注曹大家訓萉為避漢書注鄧展亦訓

地遵師說也孔氏引地官載師職曰牧田任遠郊之地及月令季春乃合累牛騰馬遊牝于牧注累繫在廄者以申之而謂馬已在牧得出車就之者雖言馬在牧仍有在廄共用者又謂廄有馬可令引車以就牧不即以在廄之馬駕戎車者以戎車自有戎馬齊力尚强在廄不必征馬故不用馬展轉解釋彌縫無闕矣然而挽車就馬之勞不若以馬駕車之逸本之人情固有難通今以周禮天子十二閑馬六種計之閑即廄也每廄容馬二百十六匹則十二閑之馬不

周王之時必先制禮而後作樂則歌此詩之時周禮已大定其為王畿千里而郊牧相去百里明矣古者師出以律斷無周初用兵連營百里漫無紀律若此者也且天子六軍法用七萬五千人其為步卒不過五萬四千人何至前後相懸百里之遙乎故通言之則牧與郊皆在國外在郊猶在牧也何妨首章言牧而次章言郊乎尚書魯人三郊三遂（注國外曰郊郊外曰遂天子六軍則六鄉六遂大國三軍故魯三郊三遂）是有郊之名可無牧之名矣周禮小司徒經土地而

井牧其田野是凡郊野之田皆可謂之牧矣又書牧誓
王朝至於商郊牧野書傳云紂近郊三十里地名牧是
以在郊而即謂之牧既謂之牧而并謂之野矣且魯頌
在坰之野若拘於野外林林外坰之說將何以解駉坰
野既可通稱謂郊牧不可通乎郊牧不可通而謂郊牧
之里數獨可通乎春秋時屈瑕始有濟師之請周初出
軍自有定數吉行五十里師行三十里前軍已至牧後
軍猶在郊將前軍先行四日而後軍始啟行乎蘇氏之

說曰牧即郊也得之矣

天子王命

采薇序文王之時以天子之命命將帥遣戍役鄭箋既以天子爲殷王此詩毛氏釋王命南仲句云王殷王也南仲文王之屬則王與天子毛鄭皆指紂言也蘇氏以天子指紂而王指文王云是時文王未王而稱王者後世之追稱也紂得命文王不得命南仲朱子初說云文王以商王之命命南仲而南仲語其軍士以天子之命也本從蘇及著集傳則天子與王皆指周王及周南汝墳召南草

蠡等篇朱傳皆言君子行役在外婦人思之而作則紂之時征役繁興即詩可見文王身為方伯率商畔國以事紂列國既皆有行役之事文王之國寧得免乎況玁尚書大傳注云大夷昆夷四年伐之南仲一行并平二國史記及後漢西羌傳皇甫謐帝王世紀周家世有戎患文王時實有玁狁之難則此詩雖作於周公而所稱命南仲襄玁狁者實指文王時言也惟文王時有其事則周公所詠非託之空言矣惟詩作於周公則作詩時文王已追王自宜稱之

為王矣蘇說可從

旐旂旟

周禮春官司常掌九旗之物名各有屬以待國事日月為常交龍為旂（爾雅有鈴曰旂）通帛為旜（爾雅因章曰旃郭注以帛練為旐因其文章不復畫也）雜帛為物熊虎為旗鳥隼為旟（爾雅錯革鳥曰旟郭注此謂合剝鳥皮毛置之竿頭即禮記載鴻及鳴鳶）龜蛇為旐（爾雅緇廣充幅長尋曰旐郭注帛全幅長八尺）全羽為旞析羽為旌（爾雅注旄首曰旌郭注載旄於竿頭如今之幢亦為旒）及國之大閱贊司馬頒旗物王建太常諸侯建旂孤卿建旜

後言旟故朱傳以在牧之軍為前軍而建旟以在郊之
軍為後軍而建旐是已然曰郊野建旐言郊言野則牧
在其中旐亦可建矣百官載旟後軍豈無百官乎則旟
亦可設矣故總承之曰彼旟旐斯乃統指全軍而言似
不必分前後軍也如執前朱雀而後玄武左青龍而右
白虎之說則一軍在牧一軍在郊相去百里其軍當自有
前後左右則一軍之中當備四者之旗矣安得一軍獨
設旟一軍獨設旐乎又熊虎為旗所謂右白虎也軍吏

也

笙詩一

儀禮鄉飲酒禮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樂南陔白華華黍乃閒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工告於樂正曰正歌備又燕禮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笙入立於縣中奏南陔白華華黍乃閒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

歌南山有臺笙由儀遂歌鄉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太師告樂正曰正歌備是樂有四節詩凡十八篇而笙詩獨亡後之論者紛起劉原父儀禮注云南陔六篇笙詩也小序曰有其義而亡其辭謂本無非亡失之亡也鄉飲酒禮曰樂燕禮曰奏不言歌則有聲而無詞明矣董彥遠鄭漁仲之說同朱傳亦謂曰笙曰樂曰奏而不言歌則有聲而無詞也復引魯鼓薛鼓為證今即儀禮徵之鄉飲酒禮燕禮皆言鼓瑟而歌鹿鳴四牡

皇皇者華鹿鳴三篇既可以鼓瑟而歌則南陔六詩獨不可以吹笙而歌乎況鹿鳴詩云鼓瑟吹笙則歌鹿鳴可以笙吹之何獨笙吹南陔而無詞乎此以言笙而謂為無詞者未可信矣儀禮孔疏云合樂者謂工歌關雎則笙吹鵲巢合之工歌葛覃則笙吹采蘩合之工歌卷耳則笙吹采蘋合之賈疏云合樂者謂堂上有歌瑟堂下有笙磬合奏此詩朱子曰孔疏非是當從賈疏夫孔賈之說雖不同然以瑟與笙合歌關雎而謂之合樂則

一也關雎六詩稱樂有詞何南陔六詩稱樂而遂無詞乎又鄉飲酒義曰工告樂備遂出則統升歌間歌笙入合樂四節而謂之樂是以言樂而謂爲無詞者未可信矣儀禮鄉射禮曰奏貍首騶虞騶虞即召南之騶虞貍首之篇不幸逸於詩家幸存於禮家小戴射義曾孫侯氏四正具舉等語大戴投壺篇弓既平張四侯具良等語皆貍首之詩也則貍首騶虞言奏而有詞何以南陔言奏而必無詞乎是以言奏而謂爲無詞者又未可信

矣且鄉飲酒禮曰工告於樂正曰正歌備燕禮亦曰大師告於樂正曰正歌備則亦統樂之四節而皆謂之歌何得云南陔六詩不言歌乎虞書曰詩言志大序曰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朱子亦曰詩者樂之章也如今之歌曲然則有詞而後謂之詩若其無詞何以謂之詩乎今明明指之曰笙詩而列於雅篇之中矣反謂之無詞乎且毛公以見在爲數六詩既亡故以南陔三詩附於鹿鳴之什由庚三詩附於南有嘉魚之

以亡為無王雪山曰漢世亡一人之獄是也今攷史記曰詩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於韶武之音漢書藝文志曰王吉以三百五篇諫又龔遂曰誦詩三百五篇人事浹王道備則似詩止有三百五篇而此六篇之果為無詞矣然亦安知非據詩已亡之後言而孔子之舊實為三百十一篇乎序與詩同出六詩既各有序而六月序南陔三篇與鹿鳴以下俱言缺由庚三篇又與南有嘉魚以下語相類鹿鳴及南有嘉魚俱有詞何以六詩獨無詞乎鄭漁仲既據商汾水之

無詞之證矣古樂南陔合吹黃鍾大呂二宮白華合吹太蔟夾鍾二宮華黍合吹姑洗南呂二宮由庚合吹蕤賓林鍾二宮崇丘合吹夷則仲呂二宮由儀合吹無射應鍾二宮六詩各有調當必有詞矣此宜從箋疏之說而不必疑者也

魚麗篇

序曰魚麗美萬物盛多備禮也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始於憂勤終於逸樂故美萬物盛多可

以告於神明矣程子以後序為傳詩者之言不可取朱
子則謂此篇以下時世次第序說之失已見本篇其內
外始終之說蓋一節之可取云攷采薇序但言文王之
時命將帥遣戍役此序又兼文武已不相合矣又此序
言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則常棣在天保以上之中當
為文武時詩也序言閔管蔡失道而作管蔡之事在成
王時何得云文武以之治內乎常棣之詩以外傳攷之
為周公所作韓詩說夫栘燕兄弟也閔管蔡之失道也

鯊即鮀魴即魾又曰鱧鯇曰鰋鮎曰鯉鱣舍人曰鱧一名鯇鯉一名鱣孫炎曰鰋一名鮎郭璞曰先儒及毛詩訓傳皆謂此魚指鰋鮎有兩名今此魚種類形狀有殊無容混合之為一故分鰋鮎及鱧鯇鯉鱣為六魚以雅之例觀之則舍人孫炎之說為得而周頌之潛言鱣言鯉則郭說當巳陸佃曰鱨魚黃魴魚青鱧魚玄鰋魚白鯉魚赤鱨鯊小魚魴鱧中魚鰋鯉大魚鱨鯊長魴鱧則一方一圓鰋鯉則一俯一仰鱨魴鯉性浮鯊鱧鰋性沉蓋

謂五色備而大小長短浮沉之不同見其盛大也其說太泥李樗謂言魚之多以見魚之品無不備而已未必皆所薦之羞也其說太略此雖非詩之大義所關而舉其名不明其物抑亦學者之病也

鱨

毛傳曰鱨揚也陸德明曰艸木疏云今江東呼黃鱨魚尾微黃大者長尺七八寸許孔穎達曰鱨揚者魚有二名陸璣疏云鱨一名黃頰魚是也似燕頭魚身形厚而

所引謂大者長尺七八寸則小者不及尺矣故陸佃以鱨鯊俱為小魚驗今黃魤色正黃而小與鯊實相近豈内地之鱨鯊小而江海之鱨鯊別有其大者乎元恪一人之言而徵異其他各隨所見而言之自不能盡同也

鯊

毛傳曰鯊鮀也孔氏既引郭璞爾雅注云鯊今吹沙小魚體圓而有點文又引陸璣詩疏云魚狹而小常張口吹沙一圓一狹未加詳辨驗今鯊魚團圓而狹長合二說而得其形矣通雅

是也其一鮫魚背皮粗錯如真珠斑有鹿沙虎沙鋸沙諸種出東近海郡亦名沙魚非詩之鯊也鳥獸考又謂海鯊虎鯊體黑文鱉足巨者二百餘斤常以春晦陟海山之麓旬日能化為虎惟四足難化經月乃成此更不知即今所食魚翅之鯊否

君子有酒旨且多

鄭箋曰酒美而此魚又多也陸釋文曰有酒旨絕句且多此二字為句後章放此異此讀則非孔疏曰言且多文承有酒之下則似酒美酒多也而以為魚多者以此篇

下三章還覆上三章也下章皆疊上章句末之字謂之
為物若酒則人之所有非自然之物也是以旨者為酒
而多者為魚也竊意且多且旨且有不得專指為魚者
正以下三章皆還覆上三章爾四章物其多矣所以覆
首章之且多而二章君子有酒多先屬之於酒矣五章
物其旨矣所以覆二章之且旨而首章三章皆言君子
有酒旨又皆屬之於酒矣何以上三章之旨與多屬之
於酒而下三章之多與旨必屬之於魚乎何以首章之

之意也上三章之多旨有雖指酒言而魚之多旨有亦寓焉下三章言物則水陸之產莫不多旨有矣豈但魚與酒者哉

魴

毛氏無正釋魴魚之訓於汝墳曰魚勞則尾赤於敝笱曰魴鱮大魚於九罭曰鱒魴大魚而已鄭氏敝笱箋云鱮似魴而弱鱗孔氏引陸疏云魴今伊洛濟潁魴魚也廣而薄肥恬而少力細鱗魚之美者漁陽泉州及遼東梁水魴特肥而厚尤美於中國魴故其鄉語曰居就糧梁水魴以中之

攷郭璞爾雅注云江東呼魴魚為鯿一名魾埤雅云其
廣方其厚褊故一曰魴魴方也一曰鯿鯿褊也雅翼曰
魴縮頭穹脊博腹青白而味美漢中者尤美合三説觀之魴
魚者即今之鯿魚矣其味甚美故説苑陽晝曰夫投綸錯餌迎而
吸之者陽鱎也其為魚也薄而不美若有若亡若食若不食者魴也其為魚也博而厚味謂其博厚
於陽鱎而埤雅更引里語洛鯉伊魴貴於牛羊之文蓋
洛以遠深宜鯉而伊以清淺宜魴而二魚之為美可知
矣但爾雅既曰魴魾又曰魾太鱯音畫小者鮡音兆郭

埤雅曰今玄鱧是也有舌鱗細有花文一名文魚與蛇通氣其首戴星夜則北向(蓋北方之魚也)合而觀之鱧魚即今之黑魚也其別名鮦又有鰹(音堅)鮵(音奪)鱺(邢昺疏鱺與鱧音義同)之名(爾雅曰鰹大鮦小者鮵郭注今青州呼小鱺為鮵邢昺疏此即上云鱧也)若爾雅之鯇郭璞謂今鯶魚似鱒而大又曰華子曰諸魚中惟鱧膽甘可食陳藏器曰鯇似鯉生江湖間膽至苦(主喉閉)明為二物當從毛郭之說矣但魴既為美魚而魴鱧並稱宜亦美魚爾本艸圖入本經上品陶隱居已言其有小毒無益

不宜食今人亦不甚珍之何古今之不相及也

鰋

毛傳曰鰋鮎也爾雅釋魚文也郭璞分鰋郭云今鰋額白魚鮎郭云别名鯷江東通名為鮧為二釋文曰今曰驗毛解與世不合或恐古今名異逐世移耳埤雅又兩從之云今鰋額白魚也一名鮎今攷本艸别鮧魚味甘主百病之名曰鯷魚曰鰋魚曰鮎魚注云古曰鰋今曰鮎北人曰鰋南人曰鮎訓釋甚明又正字通曰一說鰋身圓白額性好偃腹平著地故名詩詁及韻會俱言

鮎腹平著地宜得鰋名則鰋鮎果為一魚矣圖經曰鮧魚大首方口背青黑無鱗多涎（又有鱯魚相似而大鮠魚亦相似色黃）雅翼曰鮧魚兩目上陳頭大尾小（善登竹有水堰處輒自下而上）據此則鰋即今之鮎魚（鮎本音黏俗誤呼為娘）也而衍義云鮧魚形少類獺有四足（腹重墜如囊身微紫色無鱗與鮎鮠相類）則又別是一魚矣說文云鰋鮀也鮀鮎也又曰鱧鱯也鰈鱧也鮭大鱯也合鮎鱯鰈鮀鯉鰋魴為一物正字通辨之甚明

鯉

詩咏鯉多矣毛公無傳於碩人訓鱣為鯉與舍人釋雅意同此二魚本易辨不知何以誤也說文曰鱣鯉類古今注曰鯉之大者為鮪鱧之大者為鱣蘇傳鱣大鯉也亦非韓非說苑皆曰鱣似蛇與鱓字通後漢楊震傳有鸛雀銜三鱣魚飛集講堂續漢書謝承書鱣俱作鱓無鱗之魚也郭注鱣大魚似鱘而短鼻口在頷下體有邪行甲無鱗肉黃大者長二三丈今江東呼為黃魚今之赤鯉魚圖經云鯉脊中鱗一道每鱗上皆有小黑點從頭數至尾無大小皆三十六鱗有赤白黃三種則有鱗明矣陶隱居云鯉魚最為魚之主神農經云鯉為

南既是江漢之間則江漢所生之魚豈獨嘉魚一種乎二說未可兼用（范逸齋曰南周南也）況丙穴有嘉魚固為有據而以三章南有樛木例之朱子於周南既訓為木下曲曰樛此篇亦取東萊之說曰樛木下垂則樛木非木名矣樛木非木名則嘉魚亦非魚名可知嘉魚義固當從古說而樛木不可言生於江漢之間則南字義又當從范矣

嘉魚二

朱傳曰嘉魚鯉質鱒鯽臘肉甚美吳正傳（曰今興國刊本朱鑑所傳者鯉質鱒鱗為是鯽字誤無疑）朱克升（曰諸本作鱒鯽臘誤）俱言其誤今攷埤雅及呂記引山陰陸氏說果作鯉質鱒鱗而李黃集解引陸說作鯉質鱒鯽肌迂仲在朱子之前朱子衍迂仲之誤爾黃東發謂嘉魚非丙穴之魚（丙穴魚飲乳泉而美未必原名嘉魚）自詩傳引此以釋詩遂名其魚為嘉魚是又不然左思固晉人而酈道元北魏人也水經注（云褒水又東南得丙水口水上承丙穴穴出嘉魚常以三月出十月入穴口廣五六尺去平地七八尺泉縣注魚自穴下透入水穴口向丙故曰丙穴下注

褒水故左思稱嘉魚出於丙穴亦引蜀都賦為據豈始自詩傳哉攷本艸嘉魚味甘温食之令人肥健悦澤此乳穴中小魚常食乳水所以益人方輿勝覽云首有黑點謂照耀星象相感而成長身細鱗肉白如玉其味自鹹嘉魚之善也可知矣而如水經注則在今陝西漢中府沔陽縣如嶺表錄異云嘉魚形如則鱒鱒音囚圓出梧州戎城縣江水口雲南記曰雅州丙穴出嘉魚似鯉鱗細又出雅州虞衡志云嘉魚出梧火山下丙穴如小鰣魚多脂煎不假油蜀中丙穴亦出肥魚相似則梧與蜀中俱有任豫益州記云嘉魚似鱒蜀中謂之拙魚蜀郡山處處

尊賓之意美其德而祝其壽所美所祝者皆賓客也劉安成引申朱義曰此上下通用之樂當時賓客有齒德俱尊足當之者如士冠禮祝詞云眉壽萬年古器物銘所謂用蘄萬年用蘄眉壽萬年無疆之類皆自祝之詞則以萬壽祝賓庸何傷非不可通廣川詩故曰非樂得賢也在下者歌此以答嘉魚也古者君臣宴飲必賦詩或以通誠或以宣志故小雅菁莪以前多上下報施之詞東萊雖從序而曰賢才之盛多如此樂哉王者誠可為邦家之基矣誠可以萬壽無期矣以君子指王者而邦家之基萬壽無期即所以祝王者依此而攷篇中所謂萬壽無期萬壽無疆德

臺萊桑楊杞李栲杻枸楰

鄭箋曰興者山之有草木以自覆蓋成其高大喻人君有賢臣以自尊顯歐程蘇呂俱從之則詩人原有取興之意而五章歷言之雖無大分别而亦各有旨趣也朱傳但加四則字四矣字以釋詩又似全無取義者令攷陸佃云臺為賤者所衣萊為賤者所食桑可以為衣楊可以為宮室器械之用杞廣韻一名却老枝李素問曰李韭皆酸東方之果木也故其字从木从子性頗難老老雖枝枯子亦不細其品處桃上栲可為車

毛傳曰臺夫須也本爾雅爾雅又曰薃侯邢疏侯維也猶語詞也莎其實媞郭注夏小正曰薃也者莎薃媞者其實蓋與夫須一艸也乃毛氏都人士傳曰臺所以禦雨笠所以禦暑無羊傳蓑所以禦雨笠所以禦暑良耜傳笠所以禦雨暑原分臺笠為二鄭箋曰都人之士以臺為笠則合而為一陸疏云舊說夫須莎草可以為蓑笠或云臺草有皮堅細滑緻可為簦笠郭注云鄭箋詩曰臺可以為禦雨笠俱仍康成之誤羅願辨之曰臺但可為蓑不可為笠不應合臺笠為一物也齊語首戴茅蒲身衣襏襫韋昭注云茅蒲簦笠也茅或作萌竹萌之皮所以為笠則笠不用臺可知又云襏襫蓑薜衣也則襏襫以莎草為之令人作笠亦多編筍皮及箬葉其臺為

有杞在彼杞棘山木也集於苞杞言采其杞隰有杞桋枸杞也此詩之杞嚴以為山木
王以為杞梓杞梓似豫章即山木也子思以比干城之將又言其連抱
但與李同歌當是爾雅之枸檵郭注今枸杞也本草之仙人杖
根名地骨皮陸疏之狗骨陸云杞樹如樗理白而滑一名狗骨一名苦杞一名地骨春生作羹
茹微苦其莖似莓子秋熟正赤莖葉及子服之輕身廣韻謂春名天精子夏名枸杞葉秋名卻
老枝冬名地骨皮異名者爾而爾雅別李之類亦有三休無實
李郭注一名趙李　爾雅翼云李實繁有竊食之嬾無實則其下可休矣　邢疏李之無實者名休座
接慮李郭注今之麥李　爾雅翼云與麥同熟者為果肉厚而乾與核相離駁赤李郭注子赤

似樗色小白生山中因名云亦類漆俗語曰櫄樗栲漆相似如一櫄書作杶俗作椿陸璣又謂山樗不名栲陸云山樗與下田樗畧無異葉似差狹耳吳人以其葉為茗方俗無名此為栲者似誤也今所云為栲者葉如樗大皮厚數寸可為車輻或謂之栲櫟也陸氏所辨當得其實然古說相傳不異宜仍從古耳若杻之為木郭謂似棣細葉葉新生可飼牛材中車輞關西呼杻子一名土橿陸謂葉似杏而尖白色皮正赤為木多曲少直枝葉茂好二月中葉疏華如楝而細蘂正白蓋此樹今官園種之正名曰萬歲既取名於億萬其葉又好故種之共汲山下人或謂之牛筋或謂之檍材可為弓弩幹邢疏並列二說而不置辨陸氏親見官園所種當不誤也但唐

毛義也今攷陸疏釋枳曰古語云枳枸來巢言其味甘故飛鳥慕而巢之則元恪已以枳句為枳枸矣又曰椇曲來巢殷俎似之則孔以枸為曲亦本陸也明堂位殷俎以椇註椇之言枳椇也謂曲橈之也而風賦言枳句來巢空穴來風則句與空對言枳之句者穴之空者各一字虛李說未可全非矣又曲禮婦人之贄椇榛脯修棗栗疏云椇枳也即今之白石李形如珊瑚味甘美內則蔆椇疏云椇梨屬其味不善二說相反豈椇有二種歟正字通曰椇本作枸

章倬草沖沖和鸞雝雝二句與載見語氣相類而庭燎亦以君子目諸侯而稱其車旂之美故易序也許白雲以後三章下兩句皆言諸侯惟末章下句言已朱備萬云為龍為光美之也其德不爽戒之也壽考不忘又所以祝願之也申其義固為不易但為龍為光句施之朋儔謙遜之詞則可以為天子慶幸之語毋乃謙之過甚而兆後世下堂見諸侯之機乎況露零於蓼蕭乃天道之下際正天子恩澤及下之喻序義不可盡廢而李說尤優矣

處屬諸侯言從蘇也而譽處兩字直下則與鄭同也嚴華谷[曰下情喜悅稱頌天子謂宜有譽有處也有譽則得其名有處則保其位]以譽處屬天子言從鄭也而分譽處為二又從孔也是皆從序說者也朱傳曰譽善聲也處安樂也解頤[曰譽則善問之著於人處則樂意之在於已]六帖[曰天子稱其美曰譽諸侯適其情曰處]申其義又引蘇氏曰譽豫通凡詩之譽皆樂也詩牖[曰譽處之譽訓作聲譽則立意遣言俱屬未安還依韓奕訓樂也君臣之間如膠投漆如魚得水樂而且安也]以樂安釋譽處雖校諸家文義為順但玩是以有三字譽字當作聲譽之譽為是

本古訓又曰為龍為光喜其德之詞則以為天子得見
諸侯甚寵光也為龍是增寵之意為光是輝耀之意天
子之所以尊敬諸侯者可謂至矣朱傳萬之說曰諸侯固賴天子以為根本天子亦賴諸侯以為屏蔽諸侯之不朝事則王室之卑可知故觀其車服之盛享其多儀之誠而天子之心亦得以自慰焉則其以為寵光也豈一時之虛偽云乎哉真足羽翼朱傳欲從
朱者當於此致意焉而傳箋實與左傳合左傳注杜氏
云為龍為光欲以寵光賓也林氏云有寵光之義而華
定不能宣揚則以寵光屬上之人說也古矣

宜兄宜弟

毛傳曰為兄亦宜為弟亦宜孔氏申之謂君子既接遠國得所而又燕見以盡其懽見君子為人之能宜為人兄宜為人弟隨其所為皆得其宜是就天子之為人兄為人弟而皆宜言也蘇傳曰兄弟同姓諸侯也李樗曰兄弟同姓之諸侯也天子既以恩意接之則可以宜其同姓之諸侯亦如所謂宜其家人也王氏言諸侯得以外交兄弟之國非也毛說亦不可從從之呂記說曰天子之待諸侯甚燕樂而豈弟也兄弟自同姓諸侯親者言之四海諸侯莫不在其中矣諸侯既被天子之燕樂於是祝頌之曰庶幾天子宜兄宜弟莫不

湛露篇

序曰湛露天子燕諸侯也鄭箋曰燕謂與之燕飲酒也諸侯朝覲會同天子與之燕所以示慈恵朱傳曰此亦天子燕諸侯之詩大旨相合但鄭於首章槪言諸侯受燕孔云首章直言湛湛露斯不指所在之物總下章艸木言也二章豐草喻同姓諸侯孔云同姓一類故廣喻豐草三章杞棘異類喻庶姓諸侯孔云庶姓非一族之人喻以異類之木椅桐同類而異名喻二王之後其實離離喻其薦俎禮物多於諸侯也孔云二王之後同為天子所尊譬之同類之木歐陽永叔譏之謂詩

麥紅白可愛子似王不留行黑色作角七月八月採蜀本圖經云葉似蛇床青蒿等子角似蔓菁實黑秋熟所在皆有之本草衍義云角蒿莖葉如青蒿開淡紅紫花花大約徑三四分花罷結子長二寸許微彎則以為角蒿蒿之類甚多莪固蒿之屬耳而陸璣謂莪蘿生澤田沮洳之處葉似邪蒿而細科生三月中莖可生食又可蒸香美陳藏器謂莪生高岡羅願又云莪水中所生陵阿亦通有之今以經文證之中阿中陵則高地也中沚則水中也是高岡澤田俱有之羅說為得然莪雖可食之物而阿也沚也陵也有在焉者而未可采貴育之而使成也

既見君子樂且有儀

毛鄭以育材言則經文君子指人君言官爵之而得見也而樂且有儀句以心之喜樂屬學士之心言有儀謂君子以禮儀接見學士韓公云既見君子則其心樂易而有威儀以樂與有儀俱指學士說歐公云謂此君子樂而且有威儀也樂易所以容衆威儀所以為人法更以樂與有儀俱指人君說夫一句之内既以樂屬學士又以有儀屬君子未免太曲析而以為俱指人君則既見二字無所歸

着詩中言既見君子者二十有二具於九詩檃句皆述喜之之情謂見君子者喜非為所見者喜也故呂與叔（曰禮者内外兼養非心過行無所從入人材所以成也）嚴華谷（曰樂見良心之興起有儀見善教之作成）皆從韓說似較直捷然在學士口中自以為樂則可自以為有儀又涉於自譽故朱子皆不從之而以君子指賓客樂且有儀屬主人乃其為解是只將本文熟讀玩味自然認得此詩之意之法似太無意味當仍從毛鄭雖曲而無害於理也王安石之說（曰君子長育人材有道可以接耳目

也頫正大攷漢書食貨志王莽居攝更作龜貝錢布之品大貝四寸八分以上二枚為一朋直錢二百一十六文壯貝三寸六分以上二枚為一朋直錢五十文么貝二寸四分以上二枚為一朋直錢三十文小貝一寸二分以上二枚為一朋直錢一十文不成貝不盈寸二分漏度不得為朋率枚直錢三文是為貝貨五品蓋罷錯契五銖之後（莽鑄大錢錯刀契刀與五銖錢並行）而始造此民間即不便行（便行五銖錢）未知周初已有此製否（孔云王莽舉古事而行五貝故知古者貨

大野鄭有甫田例之則焦護為一地之名爾然則郭璞所指瓠中者乃通釋焦護也朱傳曰焦未詳穫郭璞以為瓠中則在今三原縣也既分焦穫為二又以郭璞為專釋護誤已又攷穫爾雅作護陸釋文孔疏蘇傳呂記朱傳俱引爾雅為證則穫與護通詩之穫即雅之護矣雅之護言岐周有之而耀州三原縣即今陝西西安府三原縣也西安府共轄一州十五縣首縣為長安縣府城西五十里為咸陽縣縣城東二十五里即古鎬京也

原分為三種意者玁狁一亂而西戎犬戎相聯騷動玁狁既退而西戎犬戎亦安然帖服惟玁狁之勢為禍尤烈殲厥巨魁則玁狁實為王法所必誅故詩人特舉以為言也乃經曰至于大原又曰來歸自鎬則大原與鎬當必相近何元子曰古文鄗鎬通用鄗本晉邑（荀子武王以鄗史記周本紀復都豐鄗漢書戎敗我驪遂亡酆鄗皆以鎬為鄗若此詩之鎬乃鄗地也齊弦施伐晉取鄗公羊傳桓十五年公會齊侯於鄗是也）其地正與山西太原接壤在漢均屬恒山國斯誠足為朱傳之一助然以鎬非豐鎬而朱

侵之地此章言吉甫逐玁狁之地內侵何妨至於陝西

遠逐何必不至山西乎不必過剌朱傳也要莫若以嚴

尤之說推之爲得嚴言玁狁至涇陽而不言居焦穫侵

鎬方涇水之陽甚遠或玁狁果至涇陽而不至焦穫鎬

方未可知則謂玁狁思居焦穫思侵鎬方而現已至於

涇陽涇陽大原相近無容委曲求全矣

吉甫燕喜章

毛傳釋上六句曰祉福也御進也　甚簡鄭箋曰吉甫既伐玁狁而歸天子以燕禮

其朋友而張仲在焉輔氏復遵師說以此為吉甫私自與朋友燕飲也詳玩經文一曰王于出征再曰王于出征又曰以匡王國以定王國以佐天子其尊奉天朝而凛然於冠履之辨者甚嚴豈有始也煌然奉王命以出及其有功而歸天朝之大典不行而但與同僚相好之輩私飲於家乎宣王中興之初當不至是若王朝有其禮詩人乃舍之不言而特言其在家之私飲亦不明大體而不善於詞矣朱子之意特以經言吉甫燕喜而未嘗言燕吉

王禎又謂之石苣 孟說云白苣似萵苣葉有白毛 李氏綱目謂白苣葉色白折之有汁正二月下種三四月開花如苦藚結子亦同八月十月可再種故諺曰生菜不離園 如苦藚則亦如之耳今朱傳謂即今苦藚呂記載朱子初記亦同不知其何所本矣王安石徐安道范逸齋俱以此詩之芑為穀夫芑由新田菑畝中鄉中采之則非草也明矣使采芑非為軍糧而設則以為菜也可若軍行采芑而食庶幾穀之類堪充一飽云

薄言采芑

宣王時有此車馬之盛也要與毛鄭之說不相遠朱傳則謂軍士采芑而食賦其事以起興竊意古者兵民未分凡車馬器械糗糧之屬皆起法於田鄭康成以賦為給軍胡康侯謂田以出粟取之農夫賦以出兵取之商賈雜稅周禮小司徒之職以起軍旅以令貢賦鄉師前期出田法於州里簡其鼓鐸旗物兵器族師作民而師田行役則合其卒伍簡其兵器以鼓鐸旗物帥而至縣師若有軍旅使皆備旗鼓兵器帥而至書費誓言善敹乃甲冑敿乃干無敢不弔備乃弓矢鍛乃戈矛礪乃鋒刃無敢不

生馬詩人何以美之哉又攷周禮遺人之職師役供其道路之委積委人之職軍旅共其委積薪芻是古者耕三餘一之良規積之路室候館之中者甚盈軍行即給之故少輓輸轉運之勞然實積之於平時而用之於有事決非軍士在途猶采取民間之食以為食也采薇詩先儒以薇生為遣戍役之候則此詩采芑亦為南征之候蓋所以紀時也月令孟夏苦菜秀而於彼於此云者方叔既伐玁狁又征蠻荊故以為興詩本自明

成其說也朱子以前諸儒多從毛義蘇子由李迂仲輩朱子以後諸儒多從鄭說劉安成王伯厚輩從毛則無穿鑿之病從鄭則有傳會之失據周禮職方河南曰豫州其澤藪曰圃田左傳僖公二十三年皇武子曰鄭之有原圃猶秦之有具圃郭注爾雅曰今滎陽中牟西圃田澤是也今開封府中牟縣則圃田鄭圃之名與敖相近敖在開封府鄭州汾陽縣西北二十里相去百里故宣王得往田焉又國語謂藪有圃艸圃有林池則圃田畜牧之地宜其有艸矣乃周禮爾雅左傳俱作圃而經

草木注云樹果蓏曰圃園其藩也詩曰九月築場圃又曰折柳樊圃則圃是園圃之有藩者爾更不獨四國有也故鄭說難信又朱傳曰宣王時未有鄭國圃田屬東都畿内故往田焉此用孔疏語孔氏過欲為康成解而反忘其說之疎也周禮九州藪澤皆掌於職方所謂名山大川不以封也況即為鄭地天子無外普天王土獨不可往田乎河陽晉地而襄王狩焉僖公二十八年經書天王狩於河陽汜為鄭地而襄王亦居焉僖公二十四年經書天王出居於鄭朱子仍之

且言宣王狩於甫則甫為周地明矣水經注亦以甫田即詩之甫而草為麻黃草云渠水歷中牟縣之甫田澤澤多麻黃草故述征記曰踐縣遲便覩斯卉窮則知踰界詩所謂東有甫草也西限長城東極官渡北佩渠水東西四十許里南北二十許里中有沙岡上下二十四浦津津流逕通淵潭相接水盛則北注渠溢則南播為鄭隰之淵藪也則不必太拘況無回謂甫田即敖亦未確孔疏謂上三章為致意之詞則宣王發號施令時必規度殺圍大小之處斟酌諸侯遠近之地而後明示之曰仲冬狩於甫明年仲夏苗於敖使兩地各為戒備而諸侯亦各以其方至

鹿不重言而麌則重言之於體不合陸德明曰麌說文作噳云麌鹿羣口相聚也董彥遠曰廣訓云麌衆也則毛義不易矣毛又曰祁大也其大孔有不言獸名不知大者何物鄭箋曰祁當作麎麎麋牝也攷爾雅麋牡麔牝麎其子麇（國語獸長麛麇）其跡躔絕有力狄某氏注爾雅亦引此詩為證而祁之何以當為麎孔疏未詳其義豈以書傳多以麋鹿並言上章既言鹿此宜為麋耶朱子孟子章句麋鹿之大者麋固鹿屬也（說文）而實各異爾雅

不止此爾易漸卦取義於鴻諸儒多以昏禮用鴈大夫贄亦用鴈為解既混鴻鴈為一矣而釋詩者何一不深究也據博物志言其毛有粗細形有大小有三同焉以仲秋來賓月令孟春鴻鴈來來北也仲秋鴻鴈來來南也季秋鴻鴈來賓先來者為主後來者為賓也一也鳴如家鵞二也進有漸飛有序三也有三異焉鴈色蒼而鴻色白一也鴈多羣而鴻寡侶二也鴈飛不過高山而鴻薄雲霄三也所辨最明而陸疏既云鴻純白似鶴而大又云有小鴻大如鳧白色則鴻自有大小

二種也月令有候鴈之名爾雅則云舒鴈禽經一名翁雞一名鴐鵝一名鷹音埋方言自關而西謂之鴚鵞南楚之外謂之鶬鵞法言又云朱鳥其名不一矣漢武帝時有赤鴈帝行幸獲赤鴈作赤鴈之歌以薦郊廟宣帝時有五色鴈帝於西河築世宗廟告祠有五色鴈集殿前則其色亦不一矣而成公綏鴻鴈賦李白鴻鴈行玉篇鴻雁也二鳥之不分久耳又說文雁入隹部云鳥也鴈入鳥部云鵞也玉篇廣韻猶分為二韻會曰鴈或作雁始合為一徐鍇曰从人从厂義無所取當從雁省通作雁別作鳫今人通用非古也

浸假化而為檀蘀穀石一賢也累舉六事以喻之詩人獨不詞費乎

祈父

毛傳曰祈父司馬也職掌封圻之兵甲鄭箋曰此司馬也時人以其職號之故曰祈父司馬掌祿士故司士屬焉又有司右主勇力之士此勇力之士責司馬之詞也我乃王之爪牙爪牙之士當為王閑守之衛女何移我於憂使我無止居乎謂見使從軍與羌戎戰於千畝而敗之時也六軍之士

當從役而使之從役者故有怨思爾司馬職司右虎賁旅賁之屬皆為王守衛者皆可謂之爪牙之士也

有實其猗

朱傳引傳曰實滿猗長也箋曰猗倚也言南山既能高峻又以草木平滿其旁倚之畎谷使之齊均也及或說謂皆不甚通或說者蘇說也蘇傳山之實草木是也山之生物其氣平均如一凡生於其上者無不猗其長也李迂仲曰實草木也猗如綠竹猗猗是也言南山之生物而艸木無不茂呂東萊俱從蘇朱傳後引蘇氏曰為政者不平其心則下之榮瘁勞逸有大相絕者矣則意亦從

使胎消惠貝使善忘醟為命反貝使童愚女淫碧貝使人盜委貝使志强

貝之損人者也顧命又有文貝山海經曰蒼梧之野爰

有文貝又云陽山濁洛之水注於蕃之澤多文貝陰山漁水中多文貝邽山濛水多黄

貝馬大抵交趾南州異物志云交趾北南海中有大文貝質白而文紫天姿自然不假琢磨而

光采焕爛日南交州志大貝出日南如酒杯小貝貝齒也善治蠱俱有紫色俱出馬大者

輪相貝經或至一尺六七寸邢疏肉如科斗而有首尾郭注

以其背用故謂之貝埤雅上應搖光星云運斗樞云搖光明江吐大

貝

津一曰天雞凡日月宿在箕東壁翼軫者風起又主口舌荆州星占曰箕舌一星動則大風至不出三日又曰箕第二星名風后歷觀諸說箕星之可畏如此而讒人之罔極也往往無事生風逞其口舌以譏詆君子捕風捉影之譚鑿鑿言之反若有關於人心風俗之化者使人欲辯而無從其傷殘君子也不啻摧枯拉朽之易古人既取象於口舌而名箕詩人復借箕星以喻口舌可不懼哉

天漢

毛傳曰漢天河也舊說天河與海通（博物志）從北極分為兩頭隨天而轉入地下過（抱朴子）蓋金之散氣其本曰水（天官書　又曰漢星多則多水少則旱）氣發而升精氣上浮宛轉從流名曰天河一曰雲漢衆星出焉（物理論）爾雅曰析木謂之津箕斗之閒漢津也郭注云箕龍尾斗南斗天漢之津梁邢疏復引孫炎（云析別水木以箕斗之閒是天漢之津也）劉炫（謂是天漢即天河也天河在箕斗二星之閒箕在東方木位斗在北方水位分別水木以箕星為隔隔河須津梁以渡故謂此次為析木

之津也不言析水而言析木者此次自南而盡北故依此次而名析木也之說以申之分析甚明而晉書所載尤詳云天漢起東方經尾箕之間謂之漢津又分為二道其南經傅說魚天籥天弁河鼓其北經龜貫箕下次絡南斗魁左旗至天津下而合南道乃西南行又分夾匏瓜絡人星杵造父螣蛇王良傅路閣道北端太陵天船卷舌而南行絡五車經北河之南入東井水位而東南行絡南河闕邱天狗天紀天稷在七星南而沒唐志言雲漢自坤抵艮為地紀北斗自乾攜巽為天綱要亦無異論云而周之盛也倬彼雲漢為章於天周之衰也維天有漢監亦有光雲漢亦因人而有異耶

織女

漢書云婺女其北織女織女天女孫也晉書云織女三星在天紀東端天女也主果蓏絲帛珍寶王者至孝神祇咸喜則織女星俱明天下和平大星怒角布帛貴織女之為天女固無異說而毛傳訓跂為隅貌孫炎云織女三星跂然如隅孔疏云織女三星鼎足而成三角望之跂然則織女之為三星亦無異說其旁一小星名始彰又南一星名珸朗男女以夏至冬至祭之得好顏色好智慧此在旁與南者耳不得而混也焦林大斗記云天河之

西有星煌煌與參俱出謂之牽牛天河之東有星微微在氐之下謂之織女則此迢迢皎皎者各分東西盈盈一水可望而不可即者是星歟續齊諧記言成武丁事（桂陽成武丁有仙道常在人間忽謂其弟曰七月七日織女當渡河諸仙悉還宮吾向已被召不得停與爾別矣弟問曰織女何事渡河去當何時還答曰織女暫詣牽牛吾復三年當還明日失武丁　又云天帝之女許嫁牽牛廢織紝天帝怒責令歸河東使一年一會）至今人云織女嫁牽牛則荒誕之說矣

七襄報章

七襄之訓毛鄭異義報章之訓毛鄭同義毛云襄反也謂從旦至暮七辰而復反於夜也鄭云襄駕也駕謂更其肆也從旦至暮七辰一移因謂之七襄毛説自有師傳鄭之以襄為駕本爾雅釋言也肆謂止舍處天有十二次日月所止舍也自夘至酉歴其次舍有七也蘇傳吕記俱從鄭朱傳列傳箋二説而申明其意亦欲從鄭也但織女之從旦至暮移歴七次理固當然而終不可見故仍言未詳也蔣氏之説云凡物有駕皆可謂襄故昇舉亦謂之奉襄此所謂

襄槩義於此機織之狀似此亦未可信毛傳訓獮猶於襄之襄爲除則與移字之義相近或當然

歟毛訓報章云不能反報成章也鄭云織女有織名爾駕則有西無東不如人織相反報成章鄭實申毛也言女人之織緯一往一來是反報成章今織女之星駕但有西而無東爲不成報章也歐陽云天雖有織女不能爲我織而成章朱傳云不能成報我之章後人疑譚大夫何施於織女而責其報則古說似不可盡廢

牽牛服箱

爾雅云星紀斗牽牛也又云河鼓謂之牽牛是以河鼓牽牛為一也漢書云牽牛為犧牲其北河鼓河鼓大星上將左左將右右將是以河鼓牽牛為二也爾雅李注牽牛河鼓皆二十八宿名也孫注河鼓之旗十二星在牽牛之北是用漢書以釋爾雅也郭注牽牛斗者日月五星之所終始故謂之星紀今荆楚人呼牽牛為檐鼓檐者荷也是順爾雅本文為解也孔氏詩疏邢氏雅疏皆云不知其同異今觀毛公既用雅釋詩而蘇傳呂記

孔氏引詩鴛鴦畢之羅之月令禁羅網畢翳羅出國門以申毛引特牲饋食禮曰宗人執畢注云畢狀如叉蓋為其似畢取名焉主人親舉宗人則執畢以導之以申鄭復引緜之言曰祭器之畢狀如畢星名象所出也畢弋之畢又取象焉而因施網於其上雖可兩通箋義為長左袒鄭說蓋掩兔之畢尚須施網於其上祭器之畢則宛如畢故曰箋義為長也今攷爾雅濁謂之畢郭注掩兔之畢或呼為濁因星形以名則固從毛矣而歐蘇李范呂朱皆宗毛則以史記天官書云畢曰罕車為邊兵主弋獵漢書天文志云西方為雨雨少陰之位月失中道移而西入畢則

多雨後漢蘇竟傳云畢為天網武王伐紂上祭於畢求助天也晉書天文志云畢八星主弋獵其大星曰天高一曰邊將星明大則遠夷來貢天下安諸書多言畢主田獵而二星直上如柄六星曲為兩行張其口如畢網矣朱氏況祭器之畢宗人執之而已詩言載施之行則與兎罝言施於中逵施於中林者合毛傳洵不易也

北斗

晉書云北方南斗六星天廟也丞相大宰之位主褒賢進士稟授爵祿一曰天機南二星魁天梁也中央二星天相也北二星天府庭也

亦為壽命之期斗星盛明王道平和爵祿行北斗七星在太微北七政之樞機陰陽之原本也故運乎天中而臨制四方以建四時而均五行也魁四星為璇璣杓三星為玉衡又曰斗為人君之象號令之主也又為帝星取乎運動之義也第一星曰天樞二曰璇三曰璣四曰權五曰玉衡六曰開陽七曰搖光至四為魁五至七為杓樞為天璇為地璣為人權為玉衡為音開陽為律搖光為星石氏第一星曰正星主陽德天子之象也二曰法星主陰刑女主之位也三曰令星主中禍四曰伐星主天理伐無道五曰殺星主中央助四旁殺有罪六曰危星主天倉五穀七曰部星亦曰應星主兵呂記董氏說及朱子初說俱指北斗言集傳又指

射注大射樂人宿縣阼階東笙磬西面其南笙鐘其南鑮皆南陳注笙猶生也東為陽中萬物以生是東方為笙磬舉磬則鐘鑮可知矣小胥注小胥云王宮縣鄭司農曰宮縣四面縣是也以東為始舉笙磬則四方可知也以申之是笙磬為一器也鄭箋笙磬無訓意與毛同矣唯云同音謂堂上堂下八音克諧孔氏遂謂箋以笙與磬為二經言鐘琴笙磬是金石絲匏四者舉此明土革竹木亦和同可知竊以鄭言八音克諧者猶毛言四縣皆同也舉一以該八非舉四以該八也鄭於儀禮大射注明言東方鐘磬謂之笙西方鐘磬謂之頌而箋詩

子之意曰古者堂上樂皆受笙均堂下樂皆受磬均琴瑟堂上樂也小雅言鼓瑟則吹笙即瑟受均於笙之證也鞉鼓管箾堂下樂也商頌言鞉鼓淵淵嘒嘒管聲則曰依我磬聲即鼓管受均於磬之證也甚詳辯是據孔氏申鄭之意分笙與磬為二物也蓋儀禮笙磬笙鐘並言此詩首言鐘而不言笙鐘安知言笙言磬必為儀禮之笙磬乎觀孔氏申毛云樂器多矣必以鐘為首而先言之者以作樂必先擊鐘左傳謂之金奏是先擊鐘以奏諸樂也釋鼓鐘之義並不以為笙鐘將磬亦但為玉振之磬爾然則孔氏之申鄭雖非鄭意而

詳誠為可信又東都賦注劉淵林引韓詩內傳王者舞
六代之樂舞四夷之樂大德廣之所及後漢陳忠云王
者合歡之樂舞於堂四夷之樂陳於門故詩曰以雅以
南韎任朱離注引薛君章句曰南夷之樂唯南可以和
於樂以其人聲音及樂籥不僭差也毛詩無韎任朱離
之文蓋見齊魯之詩也今亡是四家之說合尤若可信
然攷周禮韎師掌教韎樂舉東以該四夷故以名其官
毛傳以笙磬為東方之樂東為萬物之始故舉以該四

曰任不曰南謂之南强厥名矣云鼓鍾之詩傷幽王亂文武之樂故末及雅與南雅亦用籥南亦用籥故曰以籥不僭也蘇傳亦云雅二雅南二南籥解見簡兮篇鄭夹漈李迂仲范逸齋程泰之呂東萊俱從蘇朱傳從之蓋儀禮樂有四節首節升歌此歌以瑟次節笙入輔笙以磬三節閒歌歌笙相禪所謂鼓瑟鼓琴笙磬同音也以上皆奏雅樂四節合樂歌二南所謂以雅以南也孟子言管籥之音則播雅南於籥周旋相應所謂以籥不僭也又單言雅可合風詩在内如杜夔

氏又申之曰本其生存謂之祖言其精氣謂之神是神卽先祖而保者乃先祖之神之安寧爾初不合二字爲稱號也先儒俱從之范逸齋始謂神保猶言天保楚辭謂之靈保鬼神之稱也朱傳保字既從毛訓又云神保蓋尸之嘉號楚辭所謂靈保亦以巫降神之稱則從范說矣攷楚辭思靈保兮賢姱王逸注云靈巫也姱好貌思得賢好之巫與神相保樂也則楚辭之靈保原不作鬼神之稱不足據以爲証朱子又云近見洪慶善說靈保是

牢饋食者諸侯卿大夫之祭禮也其禮告利成後祝入尸謖主人降立於阼階東西面祝先尸從遂出於廟無鼓鐘之之事不知何所據也朱子以楚茨四篇相連甫田言歲取十千大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皆九一之法乃公卿采邑之地故以公卿言之然亦太泥此篇並不見公卿之禮而肆夏之奏實天子送尸之明證則何妨即以為天子之祭祀乎

賓之初筵篇

賓之初筵序曰衛武公刺時也後漢孔融傳曰衛武之賓筵註韓詩云衛武公飲酒悔過也言賓客初就筵之時賓主秩秩然俱謹敬也賓既醉止不知其惡也韓說為范氏所譏云詩所陳皆君臣上下之禮武公雖入為卿士人臣且豈得用此禮武公在幽王時春秋已高不應尚有酒過而朱子取之豈以為刺時則語近誹訕流於刻薄以為自悔則言足警戒歸於忠厚而武公既為王朝卿士其詩得列於雅歟但首章毛傳以為燕射鄭箋以為大射崔靈恩以一章為大射二章為燕射王肅

中毛以為燕樂之義得則能進樂其先祖故曰烝衎非是實祭故為燕射王氏蘇氏呂氏從鄭則以二章烝衎烈祖句言祭明是將祭而射故為燕射各據所見本皆可通朱子襍引大射燕射之文以釋詩不毛不鄭之閒遂滋後人之議矣蓋射禮有三大射將祭擇士於射宮賓射諸侯來朝與之射於朝燕射因燕賓客即與射於寢其禮不同朱傳釋次章既依鄭言祭則宜為大射矣而首章所引燕射禮何也大射射皮侯燕射射獸侯

朱傳引天子熊侯諸侯麋侯大夫士布侯則獸侯也又
鄉射禮張侯下綱不及地武不繫左下綱中掩束之既
納射器比三耦司正為司馬命張侯弟子脫束遂繫左
下綱又燕禮云樂人縣若射如鄉射之禮鄉射云樂工
適西方命弟子贊工遷樂於下朱傳引之則似為燕射
矣又引大射樂又宿縣之文何也夫樂人宿縣將射改
縣者天子宮縣階前妨射位故改縣以避射諸侯與其
臣行禮畧不須改縣孔氏辯之甚明朱子既以此為衛

食也又復也賔手挹酒室人復酌為加爵及大射司射請於公卿射司射請於賔則射法立司射以請之耳非主人請於賔也又大司馬職曰若大射則合諸侯之六耦大射禮曰選羣臣為三耦則耦者有司所比非賔自取其各自取匹者衆耦耳而特牲佐食一人少牢佐食二人謂於賔客中取人令佐主人為尸設饌食也又特牲三獻之後長兄弟洗觚為加爵衆賔為加爵則鄭說有據故朱子從之但鄭好破字朱子深惡之此獨非破

字乎王氏曰賓主皆善射賓黨射則手敵主黨入射則又手敵對手之謂也其說似亦可通又鄭氏明堂位注讀康爲亢言舉也亦爲破字朱子既從毛而訓康爲安毛云酒所以安體也復引或說即鄭注也又毛傳曰時中也王肅申之曰奏中者以飲不中者是謂勝者之黨酌以進中者令以飲彼不中者也鄭曰時謂心所尊者也孔疏謂時而存在於意故云心所尊者是言弟子舉觶於其長之事也二說皆通蘇氏以奏爾時薦之以